



日本美術四百年 大展的內容特色

——介紹「東京富士美術館珍藏—
日本名畫文物展」（桃山時代至近代）

陳國寧

華岡博物館館長

臺灣與日本的經貿交流，關係密切而具體，已是國民所熟知的事實，但是兩地之間大規模的文化交流，卻是少見。有系統的介紹日本美術史的展覽，近五十年來，從未在臺灣出現過。這次首先在日本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的提議下，中國文化大學張鏡湖董事長與林彩梅校長積極的策劃，與創價學會所屬的東京富士美術館聯合主辦的日本名畫文物展，經過二年多的籌備，於五月一日起在台北市國立國父紀念館展出兩個月，直到六月三十日止。這次來臺的日本文物，甚屬珍貴，展品一〇一組，均屬重要文物。由於該館設立的文物維護制度嚴格，包括裝運的時間在內只能允許這些列管的珍品出國展出三個月。因此，在六月三十日之後，必須即時運返富士美術館休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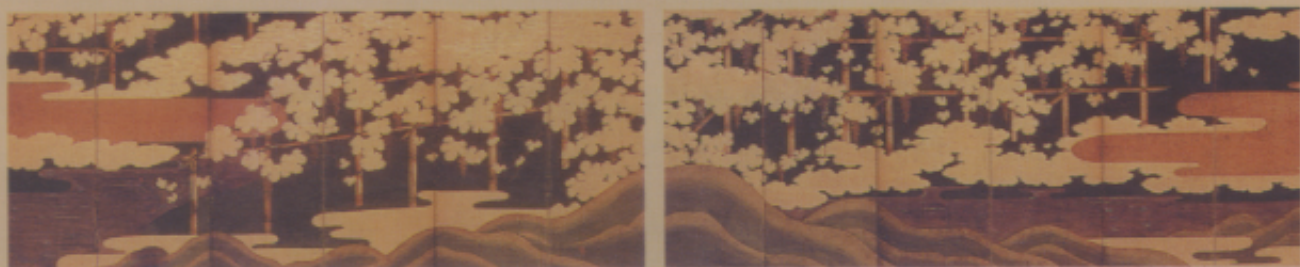
東京富士美術館自一九八三年創辦以來，曾在歐、亞、南北美洲等二十個國家的二十五個城市，舉

辦過三十一次的交流展覽。這次在台北展出的內容與件數，於質的水準以及於量的規模上，均屬首次。該館於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將日本珍寶文物在亞洲地區的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出時，內容上則只是展出三百年（桃山至江戶時代）。這次擴大範圍至四百年（桃山時代至戰後1950年），使得更能全面的看到最具日本文化特質的美術內涵。

桃山時代（十六世紀）產生的美術，常被稱為創時代的、與西方文藝復興相似的人文主義時期。是日本美術走向民族自覺，由宮廷愛好的中國宋元藝術的傳統中，走向呈現日本自身文化特性創作的時代，自此開創了四百年代的日本美術運動。由這四百年發展出來的美術品，我們可以看到宮廷藝術，也可以看到武士家族愛好的藝術，更可以看到在此之前，從未被貴族們應用與欣賞的庶民生活器物。自桃山時代開始

，日本的貴族與武士因受到禪宗文化的影響，在追求返樸歸真的情趣下，重視起樸質粗簡的民藝品，特別是一些農村的粗釉陶器、茶具與廟宇應用的素面朱漆供器等。日本的貴族開始在愛好金碧輝煌精巧的工藝之餘，同時欣賞那些以簡素為美的民間工藝與器物並引用於茶道。因此，桃山時代所建立起的藝術觀，是多元性的、是精緻與樸素兼愛的，是努力於創新的。到了江戶時代，日本的藝術家更努力求新，在同時融合中國與歐洲的傳統藝術中，產生出富有生命力而建立日本風格的藝術品。這個趨勢自十六世紀展開後直到二次大戰之前，四百年間，一脈相承。直到戰後，最近五十年間日本的美術進入現代時期，強烈的受到歐美現代美術與文化思潮影響之下，又另外發展出新的面貌。

這次展出的藝術品，合計一〇一套（124件），內容包括書畫（屏風畫與冊頁）二十八件、浮世繪



▲圖一 葡萄棚圖 狩野派 桃山時代 紙本設色 六扇屏風一對 各 1663. × 366.4 公分



▲圖二 源氏物語圖 岩左派 江戶前期 紙本金地設色 六扇屏風一對 各 110 × 366 公分

版畫十九件、漆器三十四件、陶瓷器、武具、刀劍等二十件，計分六大類。以下各列一舉一二件展品，略作介紹：「葡萄棚圖」（圖一）：此圖繪於屏風上，是桃山時代作品，屬狩野派風格，放眼望去，金碧輝煌，以泥金平塗的葡萄葉及雲，佈滿了畫面的三分之二，前景以青綠著色鉤出土坡小山景，畫面則以拉近的透視構圖，金葡萄葉及淺彩的葡萄一串串的吊掛分佈在整個竹架上，土坡小丘間穿流的小溪以玄黑的墨彩著色，顯得十分神秘。葡萄葉片片以正面的角度設計，仔細觀看時，一種似真非真，超現實的情景令人著迷。這種花卉圖，與中國傳統的花鳥畫構圖有不同之處，傳統的花鳥畫，自五代獨立成畫科後，徐熙、黃荃對宋以後的影響是一脈相傳，構圖上以山水為背景，

花鳥在山前，寫實而逼真，南宋後，又有以「折枝」（局部取花樹的景）為構圖。桃山時代狩野派所創的繪畫，富有裝飾性，與中國傳統花鳥畫，以寫自然真趣，是不同的。這次展出的屏風畫有八大件。件件各有特色，有花卉、人物、山水、神怪、禽鳥，但與中國明代的繪畫大不相同，卻是看到一些唐代的影子，例如「源氏物語」（圖二）由右上往下俯視的透視，繪出屋中人物的種種情景，在敦煌壁畫的佛經變相圖有諸多相似之處。唐代的金碧山水繪法以及宋元明的水墨渲染技法傳到日本後，桃山時代的畫家，做出努力，改變畫面的透視與構圖，採取日本文化的題材，創出自己的繪畫風格。比較中、日繪畫在這個時代最大的不同點來看，元代以後中國的繪畫，強調以書法的筆法

入畫，在畫面上看到的是無數的線條，審美的重點是放在筆墨線條的功夫上。而桃山時代的繪畫則是著重在塊面與色彩的組合效果上。中國畫強調筆墨的逸趣，日本狩野派強調巧思的設計，各走不同的路線。但是，也並不是全都如此，在中國明清之際，浙派畫風受到日本貴族的喜愛，源溯於南宋院畫的山水畫風格，受到日本宮庭貴族的喜愛，日本的「南畫」派興起，承襲中國風格的山水畫盛行，有幾位畫家的成就是十分有名的。雪舟被日本人尊為畫聖，其風格出自馬、夏（馬遠、夏圭的斧劈皴與空靈的山水構圖），元代吳鎮、明代的院體派的風格都在幾位有名的「南畫」派畫家的作品上，看到其承續的風格。這次展出兩幅大幅立軸的山水「青綠山水圖」（圖三）、「蘭亭曲水圖」（圖四）與四幅山水小冊頁「春、夏、秋、冬」（圖五），便可代表這類繪畫在日本的呈現。另有一幅屏風畫「鶴圖」（圖六），是曾我籙白畫的水墨作品，筆墨技法與水墨渲染都留著宋、明的精神，高劍父創的中國嶺南派，與此風格又有相銜的脈絡。到了江戶時代，日本的社會受到歐洲文化影響，繪畫界在川端龍子、橫山大觀、竹內栖鳳等三大巨匠的領導下，將西方繪畫的定點透視、光影、立體表現、融合了傳統的水墨技法，又展現出一



▲圖三 青綠山水圖 谷文晁 1822 年
絹本設色 立軸 169 × 110.5 公分



▲圖四 蘭亭曲水圖 高久露崖 江戶後期 紙本設色 橫幅
127 × 148 公分



▲圖五 畫冊 橋本雅邦 明治初期 紙本水墨淡彩 冊頁菊六開
28.5 × 28.5 公分



▲圖六 鶴圖 曾我蕭白 江戶中期 紙本水墨淡彩 六扇屏風一面 173.8 × 396.2 公分



▲圖七 江戶名勝百景·大橋驟雨 歌川廣重
(1797-1858) 1856年 錦繪
35.7 × 24.7 公分



▲圖八 江戶名勝百景·龜戸梅園 歌川廣重
1856年 錦繪 36.8 × 25 公分

種新局面，這次展出將近十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足可窺見出日本繪畫在近百年來的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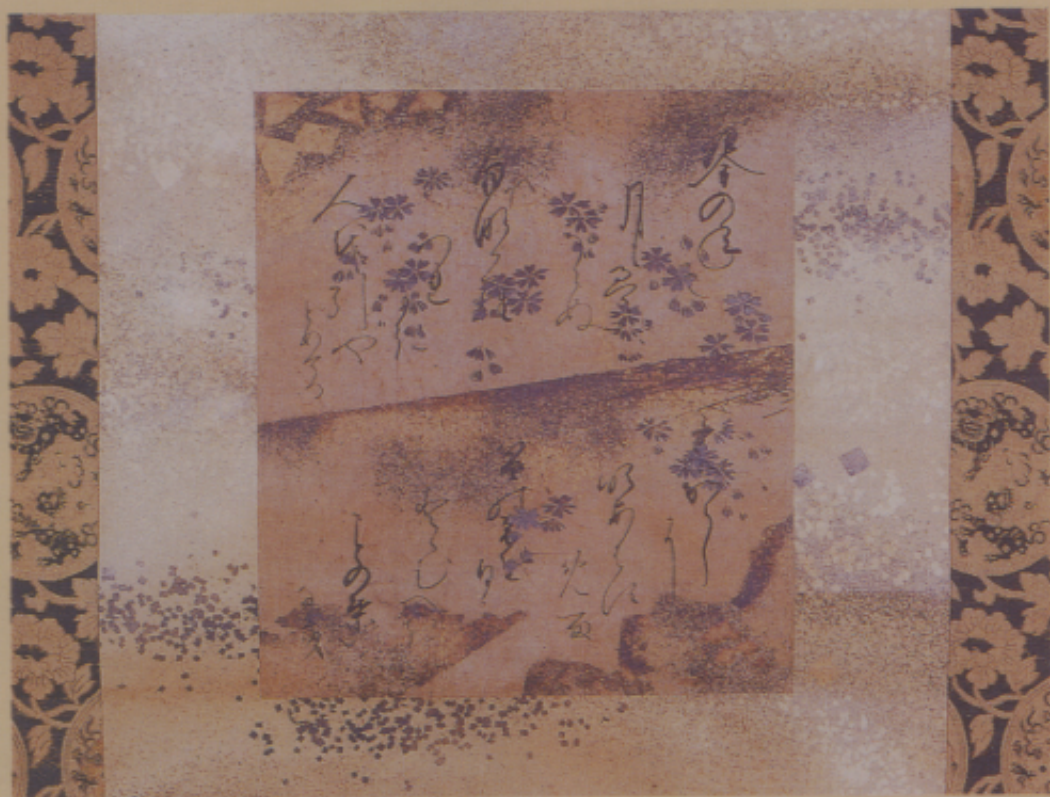
浮世繪在江戶時代盛行，版畫的技法在唐代已具備，但是日本的版畫家，應用庶民的生活為題材，將版畫推向藝術的領域，其成就是自成一格。這次展出最具代表性的三類題材的版畫：有演歌劇的男藝演員畫、藝妓畫與富士山三十六景山水畫等共十九組，其中有「大橋驟雨」（圖七）及「龜戶梅園」（圖八）是梵谷當年臨摹過的代表作。版畫中呈現的戲角人員，表情傳神

且跨張，藝妓人物刻畫細膩、山水畫的構圖、透視與取材都具創意，值得細觀。

這次展出的漆器中，江戶時期的幾件朱漆木胎的供碗與盤，是延續中國漢代漆器的風格，這幾件曾是寺院中使用過的供具，經過時日擦拭，底下的黑漆透出，留下斑痕的美感，這種樸素的自然美，原是日本禪宗寺院所追尋的。其餘展出的三十多件漆器，多數是江戶時代與明治時代精緻之極的工藝品，漆器上描金、堆漆與鑲嵌螺鈿的山水、人物、馬、花卉等都精美非凡

，值得品味。中國在戰國至漢時代，製作漆器工藝水準很高，但在唐宋之後，則漸衰退，日本傳承過去之後，將之宏揚，朝向精、巧的路線發展。

陶瓷器展出的部份，有兩類，一類是呈現茶道文化的陶器，在桃山時代被認同其簡樸之美的農民用陶，自始展開他的媚力。相較於貴族愛用的金銀裝飾是兩種路線，日本的上層社會人物，早在四百年前展開認同庶民的藝術價值，是值得我們思考的，臺灣在近三十年才開始重視民藝。雖然我們在宋代已有



▲圖九 後陽成天皇宸翰 後陽成天皇 桃山時代 紙本水墨 橫幅
21.8 × 18.2 公分



▲圖十 獅子圖 竹內栖鳳 1901年 紙本水墨淡彩 六扇屏風一對 各 169 × 361.2 公分



▲圖十一 蒔繪茗荷紋小盒 江戶時代 木胎塗漆
27 × 29 × 19 公分



▲圖十二 蒔繪蝶錮忍草紋花形盒 江戶時代 木胎塗漆
10.5 × 10.5 × 5 公分

建窯的茶碗、磁州窯系的繪瓷，風格粗獷，但是未入宮廷之門。展品中的另一類是學習明清的青花、三彩、五彩、鬥彩的技法後，日本人用自己的題材、圖案繪作的彩瓷，論瓷胎、繪工都不如中國的官窯產品。

許多人看日本藝術時，會有一種普遍的反應，認為日本的藝術與文化是學自中國，是僅次於中國文化的，故其價值不如中國。其實不盡然，由這次的展覽，可以看到近四百年來，日本文化的特質，便是：源自中國文化的模式，又模仿西方的形式，但是堅持了日本的民族性。這次展出的各件文物都是該館經委員會與池田先生認可下，選出最具代表性的藏品。據該館學藝員百田篤弘先生說，這次的展品佔該館最重要藏品量的十分之一。富士美術館現有藏品共二萬五千餘件。該館成立時間雖然不長，但其發展速度以及藏品的類目健全的現象，則是日本私人美術館中最有特色的。日本某些私人博物館，尤其是那些有名的武士家族，如德川美術館等擁有自己家族歷代流傳下來的傳家古物，是很有名的，而富士美術館的收藏則以面的廣闊性最大而出名，包括世界各國的重要藝術品，例如，其收藏的西洋名畫，自義大利文藝復興以後到現代都有蒐藏品。歐美的藝術史中，每位名家的作品皆能完整的網羅齊全，這是他們的一大特點；其藏品來源除了請藝術史專家為其全世界的蒐集購藏之外，其他大部份主要來源，是得自創價學會佛教徒的捐贈。創價學會在日本全國的會員近千萬人，這股支持的力量是相當驚人的，在池田先生的引導下，信徒們都愛好文化、藝術與和平。

百田先生稱本次展出的文物，可與已被日本政府登錄的某些「國



▲圖十三 蒔繪八橋圖印籠 明治時代 木胎塗漆
10.5 × 7.4 公分

寶」與「重要文化財」的水準相當。這次展出兩幅「後陽成天皇宸翰」（圖九）已在國家「重要文化財」的登錄上。

具百田先生說該館並不積極將其藏品向政府申報登錄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的原因是，一旦被登記後，這些有案的文物便不易被核准出國展覽。這次的展品中，有二十四件是第一次被日本的文化廳批准出國的，書畫方面有十八件：「後陽成天皇宸翰」（御筆）的「古歌色紙」、海北友雪的「源平會戰圖」屏風、本阿彌光悅與俵屋宗達的「和歌花卉圖」、岸駒「猛虎圖」、俵屋宗達「春秋花草圖」、曾我蕭白「鶴圖」、鈴木其一「風神雷神圖」、

谷文晁「青綠山水圖」、高久霞崖「蘭亭曲水圖」、橋本雅邦「山水畫冊」、渡邊省亭「雙雉柳櫻圖」、瀧和亭「籐下飛鳥圖」、菱田春草「春秋瀑布」、川合玉堂「朝雪」、川端龍子「池心」、橫山大觀「夜櫻」、「白雪春戀」、竹內栖鳳「獅子圖」（圖十）、上村松園「美人觀書」、菊池契月「楠公父子像」。漆器方面有五件，江戶時代的作品有：孔雀蒔繪小箱、蒔繪茗荷紋小盒（圖十一）、蒔繪螺鈿忍草紋花形果子盒（圖十二），明治時代的作品有：牡丹獅子文庫硯箱、松鳩印籠（圖十三）。瓷器一件：江戶時代的色繪菊花流水紋平鉢。

這次有規模，有系統的介紹日本美術四百年的發展不僅在臺灣是首次，在日本亦不易一次看到的展覽能如此齊全。希望大家珍惜這個觀賞的機會，前往參觀。

文化大學主辦這次展覽，付出的不僅是龐大的經費，而且是在董事長與校長的督導下動員全校各行政單位與有關學術單位的師生上百人，共同努力執行一、兩年而成。在臺灣的大學中，舉辦國際性的大型美術展為社會傳播藝術與文化教育，中國文化大學此舉，亦在臺灣的大學史寫下最新的一頁。▲